

性情与生活的二重奏

——读储劲松散文集《燕起鸿归》

郭园

储劲松将他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命名为《燕起鸿归》，“燕起鸿归”四个字不是原创，而是从古人的书法手迹中得来，或是被黄道周的个人品质所触动，或是被不落俗套的语言所感染，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：“字好，意思也好。”比之于那些用滥了的四字成语，更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在其中。通俗一点来说，其底层逻辑还是作者被“燕起鸿归”的真实与独特所打动，并由此触发了其对人生独特性的认知与感怀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每个人所拥有的生命、经历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，生命历程大多相似相仿，但在每个个体生命圈层的内部，总会有细微的差别。作者正是抓住这细微的差异性，以此达成个体之我对现实生活的细腻书写和细微关切，在个体与生活本体的不相适应中寻觅着二者的对应性和贴合感。无疑，其笔下的文章恰恰就是这种贴合感的最好体现，是个体之我融入现实世界、现实生活，辽阔场域、生命地域对个体承载、托举、涵纳与滋养的最好明证。也如他所言：“天的纹理谓之天文，地的纹理谓之地理，心的纹理录于纸上，谓之性情文章。”他笔下的山川风物、日升月落既是天地的纹理，亦在“我”与它们的接触，对它们的描写和感悟中，形成天地与个体的相互了解、对话，成为人之纹理、心之纹理的一部分。这样，在个体与天地、自然、时光以及外部世界的长短相接和铆合错落中，作者既完成了个体之我情绪的捡拾与梳理，真实性情的展现，也以朴实的笔墨、细致的观察、细腻的描摹与勾勒，完成了对生活的踏勘和体验，透视与辨识。

这本散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，皆是作者目之所及的物事、景象、时光感悟以及思绪起伏，这是生活中的“小”。然而当作者将它们串联起来时，这些元素、因子和碎片也构成了整体性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，形成了生命中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替代。正是有了它们，那些我们与周边环境、周围场景的共时共存、共有共存，才能够

被称为生活。穿行在生活的丛林之中，遨游于万类生命的小山河之间，个体之我也才能够得以在时光的帷幕上，演绎有关生命本体隐性或显形的故事，并在“我”与土地、江河、山岳、世态人情的接壤中，找到个体之于世界必然存在性的价值和意义。纵览这些作品，那些花草树木、鸟兽鱼虫、阴晴雨雪以及晦明变化都被其写入文章当中，成为其含情达意的载体，表露心绪的介质，情感发散、聚拢的桥梁和路径。由此也延展生命与生活的二重象限，编织时间与空间的经纬，并在此之上，定格情感的锚点，细数个体之我生命进程的脉络和顺序，也在有意无意之间，达成个体之我内心触动之于大众性的情感指认和集体性的生命认同。

储劲松的文章可谓是将“形散神不散”的散文特质运用到了极致，这本集子中的散文篇幅都不长，纵便是长篇散文，也是由侧重点不同的专辑串联而成。那些文字语词或精炼短小，或三言两语，或随意挥洒，但其所呈现的内容却包罗万象，五花八门。在他那些长短相形、骈散错落的句子里，我们既能够读到人生况味、生活韵味、世间百味，也跟随着他的笔触，一起感受到生活的淡然悠远，松弛舒心。他的描写是真性情的，是从真实内心流淌出的情感甘泉。例如《燕起鸿归》中的一段：“梅花开过了，樱花开过了，杏花桃花望春花也已开满枝头，今年还没有看见嫩柳。护城河畔柳树成行，还不见绿意，日日经过都眼巴巴地看。柳未绿，哪怕燕已起鸿已归，总算不得真正的春天。进寺门的时候，一眼望见寺前湖边的几棵柳已绽新芽，烟里丝丝弄碧，心里着实欢喜。”作者基于那些所见所得，抒发真实的心之所感，即使很多花朵都已竞相开放，但在作者心中，柳树未绿，春天总算不得是真正地到来。他没有因花朵的缤纷而虚拟对春天的感受，而是抒发个体对当下这一刻的真性情，这也是其作品当中最难能可贵的一个特质：真实。他生活在真实的情境、场域当中，接触真实的事与物，因而其情感也是真实纯粹的。这也是其文章能够打动人、感染人的原因之所在。作者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感慨人生无常、世事多变，在世态人情与线性时空的交织缠绕中遥望情思的断裂、情意的变迁。在感性中趋于理性，在对时间的仰望中展现着“我”与生活的相互促进和推动，以及自我对时间场域、镜像

空间的虔诚敬畏，以此形成个体透过生活与时间的间性连接，“我”对时间的真切感知，对过往事物、生活的深切缅怀。

作者在《肥白》中回望少年往事，在对过往、当下的相互串联中，在对古代、今朝的铺排并置、比照对应中述说着年少时的肥厚白雪，捡拾着少年的记忆，在过往和当下的连接中倾吐着生活的纸短情长，岁月的韵味悠然。在《女神的酒杯》里，我们看到人生独处“闲”的样态，也感知到作者思绪的漫游和想象的飘飞。在《元旦帖》中，其以个人形迹为脉络和线索，以诸神的不爱写作折射出生活的异彩纷呈，诸神抛却文字，转头拥抱生活，正显示出生活精彩的无可比拟。这里作者写的既是神的人性，也是人的神性，在人性与神性的交织中，透过其纸页间、笔墨下的文字，作为读者，我们感受到生活无穷的魅力与魔力，并为之倾倒。从作者的这些书写中，也能够探测出其散文的第二大特质：质朴随性。他总是能够于平凡朴素的日子里打捞出闪耀的光点，从那些看似平常的事物中挖掘出生活的精彩与独有趣味。他对生活的感知、记忆的调动、情感的倾注，是极为细腻、敏锐和深刻的。你总能在他的文章中看到日常生活的自在洒脱，并在其娓娓道来的言语之间感悟到生活的韵味，感知到生命的倒转轮换和起伏变迁。

此外，其文章当中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不得不提和不能忽略的，那就是对文史资料、古人作品以及经典古籍的阅读广度、理解深度和积淀厚度，是令人钦佩和赞叹的。也正因其强大的吸收、整合和运用能力，才使得其在散文写作中，能够对那些古代人事、古典常识以及传记论略信手拈来。那些对古代文化知识、逸闻趣事以及学理哲思的引用，无疑为其文章增色不少，为其作品带来了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。这也是其散文区别于一般生活小品文，跳出传统记事散文窠臼的显著特征。这不消多说，单从作者的序言中就能够窥斑见豹，看到一些“五经”的踪影，或许是对苏东坡、张岱旷达洒脱性格的憧憬、敬佩与向往，作者对有关二人的事与作品情有独钟、如数家珍，尤其对于苏东坡，更是在文章中多次提及。对《周易》等经书以及方言俗语的引用更是随处可见，这是其留心观察生活的体现，更是其多年浸染在经典论丛中的成果显形。再随手翻阅这本作品集，《写彼鸟迹》



《燕起鸿归》
储劲松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6年1月出版

中对《书断》《草书势》的引用，《提笔气短》中对《经典碑帖释文译注》的阅读，以及《意气帖》中对《敕答谢启》《答沙门玄奘圣教序书》《尚书》等的提及无一不是作者深学细悟、学识厚重的体现。多年以来，他坚持向古人古事求教，向花草树木、乡谚俚语学习，涉猎多重文化艺术门类，如此才成就了其写作的独特性、精深性与历史沧桑感。

总体来看，虽是散文，我们却也从其文章中读到了作者的诗情、诗意和诗性思考。在生活之河中徜徉，弹奏着个体生命的婉转乐章。文章中随处可见作者的真性情，他不矫揉造作，只记录最真实的自我，最纯净的生活。例如在《廿四鸿泥》中，作者以二十四节气串联起对生活习俗、历史风貌的述说，由此勾连古今，也在特定时节遥寄书信，在与友人的闲言絮语中道出对生活的脉脉温情与赤诚真情。在《小年》中对至亲的回忆，对友人的牵绊，《出伏记》中基于时令节气的生活遐思和习俗延展等，都是其对真实自我的展现，对生活现实情境的描摹和记录。当然，不论其作何种写作，其写作的基石和底座仍是自我的生活经验、生命体验和情感经历，又或是以其串联起来的对古今人事、岁月时光以及人生况味的感怀慨叹。他总能够在波烦琐碎的日子里，寻觅到世界既有的诗意，捕捉到生命的惬意自在。于时岁年月的流淌中捡拾起一片片恣意昂扬的浪花，点染生命的颜色，铺展开个体之我之于大千世界、万类生命、万象生活的温馨、温暖与温情。由此演绎个人真实性情恒定跃动与现实生活场域无限变化的二重奏。

